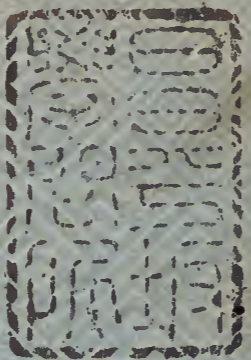


淮海集

廿六之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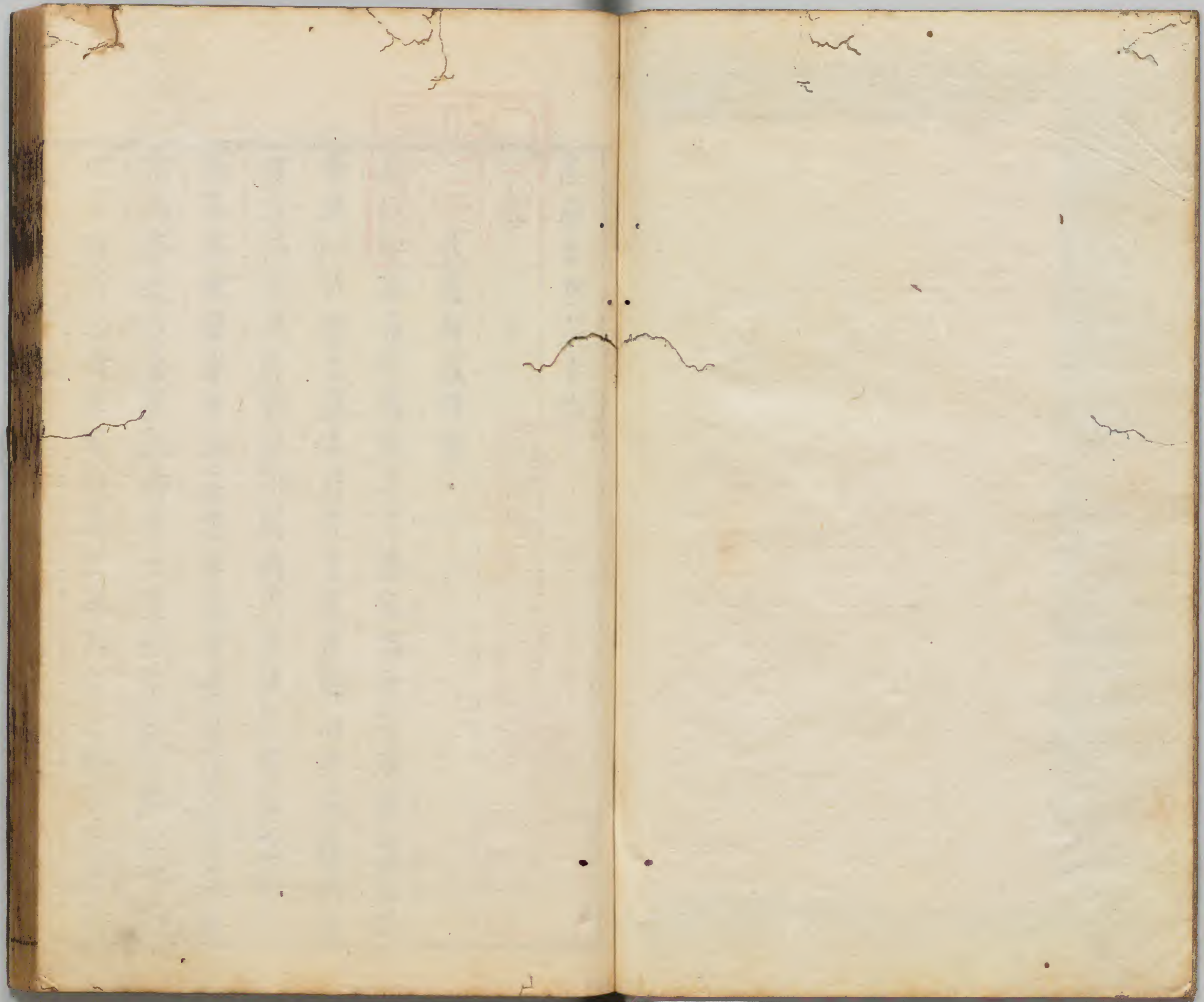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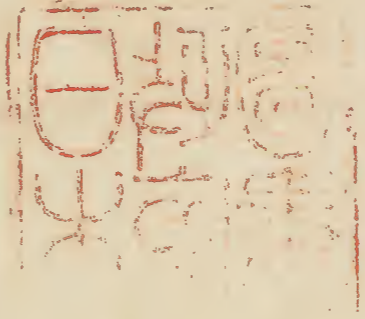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四七五	一四七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四七五	一四七	六
漢書門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75
冊數	6( 4)
函號	315 73







淮海集卷二十六

淺草文庫



代賀坤成節表

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

華戎

中賀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

鼇立極追配於媯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

而姦黨被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

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

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

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典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

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

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

而累洽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

之至養清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

逢鴻儀斯舉加邊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

奏鈞天之妙可天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

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

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續

繼鴻休亘華夷而其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

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

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

儀三朝造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媯

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

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  
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  
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  
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  
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  
樂法度無違以太姪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  
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

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  
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  
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官  
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

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  
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  
徽音矧當孝治之朝猶崇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

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  
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  
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中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

參覆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  
之至養擢英髦而其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  
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  
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

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  
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荅大  
賚而兆人富肆青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  
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  
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  
揆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恭  
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

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於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

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臣等伏乞聖慈代蘄守謝上表臣等伏乞聖慈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

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猶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靳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惟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輪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旣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悞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猶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

駢語流活宛  
乃爾



川跋涉。幾偏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  
省之秩。仍忝祕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  
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  
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  
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  
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  
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  
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  
俾還官政。獲反里閭。况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食

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  
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  
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隨表具陳。  
而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  
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  
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  
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  
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

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旣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嘗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兪允。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

臣以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請重於為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二十六終

淮海集卷二十七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諭者捕翦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中伏念臣稟林絲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僣俛再期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鴟張於



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蒐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畧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爲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遂令募吏譖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旣就殲夷餘黨散亾尋皆殄滅臣旣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慙膚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臣敢不効螢燭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勲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謨逮媿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

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消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旣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會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勲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競。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尚記蠢愚。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異。甘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爲正前。旣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藝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旣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

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鄴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藹  
 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  
 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  
 瞻望闕庭 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  
 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  
 謝 中 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  
 二聖生成之賜左遷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

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闕三卿徒為歲月  
 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  
 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  
 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  
 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  
 管蒞之才豈惟一敝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  
 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捐身報國之誠為竭力事  
 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  
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爲真更竊非才之愧寵  
榮遠達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  
禁之任猶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  
理自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群  
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  
者地胄素寒資材猶慙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  
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桂後擢立螭頭閱  
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  
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  
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  
英咸事鎮錙滿庫未忘一割之鈎刀驂駟成群不棄  
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  
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間知經宿進碑  
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遺。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爲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爲箕。嘗奉父兄之教。柄不量鑿。莫爲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群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蕞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况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慝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鼉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一代南京。謝上表。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



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祗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旣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蒲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筭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猶慙早更州縣奉司空

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  
取怨猶身投韁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  
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  
過初心此蓋伏過

關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  
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  
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  
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  
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  
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  
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  
年。

淮海集卷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  
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  
能咸耻乎末仕。圓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  
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旣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  
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嘗辱子  
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

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美者吹鑿。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美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鉄。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劔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效。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負緣。此蓋伏遇某官誘

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媯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

以扶持顛危。以興起貧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全集異黨。寢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竝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蘓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八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商寢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

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  
之風逆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  
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  
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  
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  
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  
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某久操笑筭獲侍門墻歎  
嗚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現  
消頗動雪雲之態屢成相賀獨南燕雀之私

賀中書樞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  
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  
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  
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七筋以  
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  
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  
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闕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  
之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  
庸長而屯賤枿方垂鑿人指爲狂鈎直失魚自知其  
拙碌碌抱簣中之耻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  
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  
游蕭洒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  
以焚香旣令馮子而出輿仍爲穆生而設醴至於升  
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典與天橫情隨水遠牙  
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笋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

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  
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  
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  
勝血指汗顏徒爲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  
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  
寵靈旣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  
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

相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  
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  
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隤衰未就於衮華惡  
已成於瘡痛三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  
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  
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  
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縑還婦雖蒙假借之  
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鄧宗西  
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  
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遠有遭  
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  
分秦璧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竒蹇亦  
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  
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鉉刀或冀事功之可  
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  
知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竒偏傳七



師之要妙著於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  
卽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  
作歌而去陋晁董之不爲應聘而與指臯夔而自許  
旣參璧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八則陪國論於五房  
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  
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  
之曹邸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爲右輔之  
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  
瞻太守之旂旒昔誦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

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征輶固已召還於法從  
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  
獲軍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  
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  
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  
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  
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



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荀氏羣龍茲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

愈隆陟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旣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稟獄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

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縉紳三王之  
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  
某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  
緣其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  
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  
雪霜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  
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  
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夫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  
之光實爲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陛難躋  
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莊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

鈞  
云云

淮海集卷二十八 終

淮海集卷二十九  
六  
啟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  
夙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  
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  
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  
之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  
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卽至於

淮海集卷二十九

啟

代賀王左丞啟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  
夙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  
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  
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  
之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  
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卽至於

三公某辱在陶鈞

云

云

代賀胡右丞啟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  
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  
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  
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  
然而易行俄鑿枘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  
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高折廷爭已聞國士  
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效某叨分符節

云

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  
古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  
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  
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  
傾心竚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  
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  
置以為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  
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  
 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  
 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  
 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  
 初播屬部增欣暫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  
 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  
 器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  
 犯顏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  
 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  
 遽干霄而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  
 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  
 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  
 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舉以器業結



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  
顧命益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  
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  
繡衮反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  
於符竹阻祗慶於門闈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  
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  
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

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  
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  
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七著而自驚忠義引壺  
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  
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  
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王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

凡在庇蔭所同欣并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  
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  
栢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  
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  
之風即音播騰士類徻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  
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臥治後惠政之  
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貪元經體竚歸尺五  
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  
之攸拘

賀錢學士啟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  
地習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  
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  
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  
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  
先朝屢見稱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  
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熊掌兼魚殮之美自古爲  
難羔裘加豹飾之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



諸吏之中雖出異恩實繇公議雲臺畫省諒難歲月  
之淹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代賀提刑啟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  
材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  
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  
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  
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  
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啟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  
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閭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  
之以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  
治譽藹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  
頌願之私敷宣罔旣

代回呂吏部啟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  
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

已稀、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旣承召節、仍屬嘉辰、  
宜戩穀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旣

代謝中書舍人啟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  
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典、實先朝之  
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  
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  
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

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劔買牛、行作歸耕之  
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  
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  
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  
肩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  
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  
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  
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

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啟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  
器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問見  
之博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資治天官冰鑑無  
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寔號與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  
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  
符檄未加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罄  
縉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啟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  
襟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  
以必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  
於焉克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  
屈高材而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  
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  
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啟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深恩先輩  
器猷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  
臂折惟久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遭廻之  
可歎建遭際以尤榮如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  
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擬作奇  
章之客矧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旣重於他人喜氣  
亦殊於他日追惟二紀有同夢寐之游復會一時如  
聞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  
旣

代參寥與鍾公實啟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  
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瞻馬周  
性理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  
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觀此盛隆竊深欣  
忭

淮海集卷二十九終

淡海集卷三十一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  
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  
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  
益增企系屢道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  
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  
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

淮海集卷三十一

簡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  
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  
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  
益增企系屢道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  
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  
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

下蘓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  
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蘓氏也蘓氏之道  
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  
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閤下  
論蘓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蘓氏適卑之耳閤  
下又謂三蘓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  
也老蘓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  
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  
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  
混沌之中萬物出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  
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閤下試羸數月之糧謁二公  
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  
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  
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  
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蘓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  
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

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  
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  
衣食疆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  
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  
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  
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  
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  
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  
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  
萬一旦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  
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  
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  
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  
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  
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  
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迹所能當也愧畏北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消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旣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

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慙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簡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字獻甫過此甚



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止祇而區區之情  
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以  
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  
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亾媪靈柩在揚州且買  
地趨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  
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  
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  
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  
卽日初寒伏惟尊侯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  
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  
李潛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  
然逸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  
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  
但長年頗慙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  
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  
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  
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  
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

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以附上  
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魚  
爲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艸去因便却乞并此  
書轉到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  
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  
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  
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  
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  
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  
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  
見其爲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  
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  
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  
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  
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

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逐爾藹然艸木  
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  
應不費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  
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  
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  
自娛但支枕獨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  
能伺舟但增引悒不宜某頓首

同前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  
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  
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爲  
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  
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  
畫史圖一本異時淶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芍藥數  
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  
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  
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史君議之仍付其集一觀幸  
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文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夫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蘓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蘓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兒日益昏塞。雖

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

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二日泊江口篇諷咏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首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其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首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樺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卑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聞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蘓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  
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愧  
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  
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  
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  
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  
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  
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輿願

不宣

同前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  
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  
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間士子  
顛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  
在于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  
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  
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

滄海集 卷三十一  
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蘓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

淮濱身 卷三十一  
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那溝而南以適麇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



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并蘓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蘓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

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借往瑯琊山水亦  
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  
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楊州淹留甚久時  
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  
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  
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  
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  
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  
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  
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  
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讎去  
且錄數篇嘗一變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  
今封去如薙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  
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也  
其字差瘦更爲潤色開時令盡墨爲妙中間更未安  
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  
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

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  
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  
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  
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  
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爲渠取字曰  
聞復益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  
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  
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  
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  
此懷不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海集卷三十一

祭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霑不止。漫溝叻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

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  
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  
瑕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  
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毫許  
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  
厭事杖履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  
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筭絃承凶未幾遽卜  
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  
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  
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  
形有兩樂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鈺  
舞銅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  
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  
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

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  
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  
詞。予悲夫。鑄鍾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  
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弔之者。非若九  
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  
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  
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  
姜姬。夕爲樵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躡。清餓  
和黜。刑王耿貴。生犢失明。得駭折髀。洞所遇之參差。  
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  
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鑄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  
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  
有兩樂。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環。  
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  
筍簾之一躡。遽月絃之幾。鼓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  
其復覲。謂庭貢之是克。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  
投。卒按劔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

劔。趙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  
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捲破。  
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  
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  
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  
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艦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  
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  
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  
然。債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

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鑄。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  
爲鼎爲鬲。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  
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裴蹄之形。翕然玩於邦  
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  
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  
泯。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五百穀之條  
而炮烙條而  
負水非不宛  
自終覺未雅

海海集 卷三十一  
邗溝處士秋得瘵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神欠  
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互壑  
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  
斗杓。東適淳解。酌以注噍。未足爲快。徂西盡戍。渙然  
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  
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  
髮。運斤鼓橐。縻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  
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

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  
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跣跣是友。果於自  
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椽。嘗於禁戒。隳滅應  
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岍然恬不爲醜。我屬緣  
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  
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  
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  
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曠者勿知。  
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



淮海集 卷三十一  
五  
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觀青  
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餒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  
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  
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  
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  
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  
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  
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  
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

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  
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  
於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  
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緣  
幸會嘗廁朝列。備負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  
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  
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旣寓浙西方。令

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  
廟食此方分風肇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  
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  
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  
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悞心切  
詞迫瀆渥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  
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羣祠是率僚  
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  
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  
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  
新室以安貌像敢消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  
實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虵豕遺種化爲平民

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  
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  
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  
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  
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

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此貺敢消時日薦見

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

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  
此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於庭疇敢  
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  
爲沴雪積袤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  
梗塞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  
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  
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  
大雪荐作寒氣摠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  
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  
慘爲舒清風旣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  
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三十二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  
寢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  
之毛民慘不聊祗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  
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禳且交油然  
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  
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

淮海集卷三十二

文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  
寢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  
之毛民慘不聊祗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  
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禳且交油然  
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  
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

可期玉燭遂調樽有旨酒豆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

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違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窳窳漠然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醮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旣有望矣而越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以詞達為  
上藻續次之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  
 祈禳敢伸悃悞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  
 陋長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流場屋幾二十  
 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  
 萌豺獮之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  
 則猥塵科第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  
 賜輒取甲寅之歲祇就海陵之官依按靈科酬還素  
 志伏願上真昭荅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  
 於耿質私門安燕無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  
 之橫至臣無任云云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  
 方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恩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  
 梵唄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  
 鞏固睿筭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  
 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淮海集 卷三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  
爰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  
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  
玉珮金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  
日聞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  
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  
儼朱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  
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  
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  
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  
文軌攸同歲効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  
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  
貝葉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筭  
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  
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  
 之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  
 緇侶闋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  
 成蓋庶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  
 躬益固導迎馘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  
 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卒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

伏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  
 妙高峰上更旋不退之輪慶建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唱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  
 况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  
 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  
 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  
 鈴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  
 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善用禪宗當  
 家語嗜文成  
 文文之蕭洒  
 著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峰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舟楫之鼎新。飛閣浮階。就山爲勢。方疏圓并。因水成姿。卽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况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峰而出家。遇龍潭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羅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想。特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卽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

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摠持之力。反聞聞性體也。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與。空而。一。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烟之際。塔閣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竚海滋深。願辭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三十三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  
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  
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  
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  
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  
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

淮海集卷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  
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  
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  
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  
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  
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

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褻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

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郎開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鑱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群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闡闔玉堂行矣翺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

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  
榮朝茵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祀國之  
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

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  
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  
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  
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

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  
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  
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  
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  
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  
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  
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  
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  
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

海集 卷三十三 三  
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寂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  
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  
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疆遯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  
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法或以經  
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  
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  
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  
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淝之上臨濟之後自  
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  
而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  
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  
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  
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  
勤等一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  
塔而葬焉明年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  
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  
爲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  
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



江令則今承議郎闔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闔  
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久緣其最深者殆莫如  
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爲銘曰嗚呼我師法  
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  
皆黃龍佛手驟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  
大笑之山河旣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復何參少  
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崑崙南  
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  
祖壽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  
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  
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搢紳所  
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  
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  
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輦血輒揮去不  
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  
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克賦者

漕海集 卷三十一 五  
檄取所爲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  
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  
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  
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  
安二埭土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  
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  
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吳  
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  
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  
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  
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  
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  
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  
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  
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  
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  
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  
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

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誦服吏大驚君之  
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  
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  
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  
數邑以卒悲夫妻哀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  
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入室以八  
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  
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  
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  
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崑以國氏其支覃亂  
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德知不漸  
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  
三有如不信銘斯鑿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  
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  
河張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  
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

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  
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  
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  
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  
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  
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  
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  
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  
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黽  
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  
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  
岡阜蟠踞鑱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  
十九歸同郡陸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  
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  
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  
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

海陵集 卷三十一  
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子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慤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追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于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胃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卽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旣發所與

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臯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爲內殿崇班蔡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尚幼夫

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旣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閒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旣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

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  
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  
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唵目披兮遊聖賢偶  
與意會兮欣忘飡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耰搏虎兮  
更衆難自覈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兮戒求全高  
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  
上造天窳窳一作窳窳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啣深  
窵掩關自娛兮解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  
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丞明星爲穎窟作刃礪永寶  
用塚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  
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  
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綴監司

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第裔夷耳兵不過  
二千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  
種乃爲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  
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爲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汲  
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  
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  
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  
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夔道下連南平控  
引蠻夷千有餘里如南望箇怨羅氏鬼主沙取諸郡

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畧遠  
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旣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  
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  
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  
夷人旣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  
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  
投兵請降亂者八安其六旣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  
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爭  
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卽具奏言羅胡苟里



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怒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怒。其年冬箇怒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旣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

馬謝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

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旣奏羅胡

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爲卽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旣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旣歿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譴

淮海集 卷三十三  
十四  
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庵曰師  
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  
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  
之少子中書公輟復爲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爲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  
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  
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  
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旣爲  
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  
者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三十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海集卷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疎。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騂。尾鬣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

得坡翁羅漢贊筆趣

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創。昔是西庵。今爲法寶。文雅臺邊。清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割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

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  
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  
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  
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  
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  
奮身守太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  
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  
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  
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

夏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  
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義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  
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  
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  
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  
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

如此立論  
關係得大不  
然此一義  
耳

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皮萬世  
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  
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  
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  
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  
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  
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  
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  
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

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  
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  
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  
慎到接予環駟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  
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  
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  
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  
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

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復得腸癖之疾臥直舍  
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  
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  
枕上悅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  
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泝躡  
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歛湖戲柳浪濯藥家  
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

可謂一往有  
深情者

幅巾杖屨基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  
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  
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沉鷲有奇畧習知邊事結髮與羌  
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  
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  
豐五年延師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  
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



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旣城永樂羗人數  
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  
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  
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  
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  
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  
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饑渴困甚  
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  
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

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宮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  
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  
東古寺日飲無間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  
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二人者  
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  
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  
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

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藍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龜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

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

將古事一引  
跌入此作法  
最省力又最  
醒豁東坡獵

會詩序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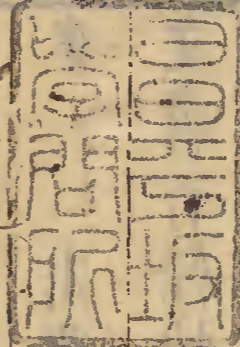
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

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眾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師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釵一。礪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為郿守而

止有一礪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際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三十四

文化幸未



